

0725

丁三

小说专辑

金蛇狂舞夜
失落的珍珠
望君早归
色情酒店情
纯陆小风

(台湾武侠小说)

望君早归

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編

1043676

I247.

1247.7
1104

前言

《~~港台文学研究资料~~》第一集向读者介绍了香港、台湾文学的发展和现实状况，辑录了海外、台湾作家的部分作品和评论。作为研究资料，是较系统地向读者作了介绍和分析。但作品不多，且多数是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的。因此，从本期起，我们将尽量选编一些未发表过的作品。

本集为小说专辑，主要辑选了以香港作家为主的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香港这个商业化社会的腐朽、动乱，反映了对一部份人来说是享乐的天堂，而对大部份人来说却是黑暗的深渊的冷酷现实。

这些作品大都以小见大，作者都是香港的作家，熟悉生活，因此写得真实、细腻。读者将从他们的作品中加深对香港社会的了解；香港，并不是有些人心目中想象的那么美妙！

我们还选了台湾作家王拓的《望君早归》，王拓是台湾省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，他的作品，从一些侧面反映了台湾人民的现实生活。

此外，为对台湾、香港的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了解，我们选登了台湾武侠小说作者古龙的《陆小凤》。武侠小说风靡台湾、香港，自有其社会原因。作为一种文学现象（尽管它是畸形的），我们认为有研究探讨的必要。因此，我们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中选录了《陆小凤》，供大家分析、研究。

下一集我们仍以编选内地未发表过的港台作品为主。对本集所选的作家，作品，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，使我们今后的编选工作做得更好。

0725

丁

目 录

前 言	编 者
失落的珍珠	连 云 (1)
金蛇狂舞夜	东 瑞 (9)
望君早归	王 拓 (17)
色情酒店	张君默 (63)
纯 情	东 瑞 (81)
陆小凤 (台湾武侠小说)	古 龙 (91)
短 评 古龙的武侠小说	鲁 冰 (201)

失落的珍珠

連 云

一张红得刺眼的婚宴请帖摆在我面前。烫金的双喜字，瞪着空虚的眼睛，裂开两个大口，似乎在嘲弄地笑着。珍宝珠终于还是跟那位一撇鬚结婚了！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心里感到无可奈何的惋惜和淡淡的悲哀。仿佛看到一颗洁白的珍珠掉到污泥中，浸渍久了，慢慢变了颜色……

记得第一次见到珍宝珠，也是我第一次上工那天。我参加完中学会考，由于家庭生活困难，放弃升学，先到电子厂找了份工作。那天我提早到厂，要找的王姑娘还没来，就随便坐下来等。哪知屁股没坐热，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：

“喂，你瞎了眼吗？怎么占住我的位置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狼狈地站起来。看到一个年青女工正瞪着乌黑的大眼睛望我，连忙道歉：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的座位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看不是熟人，脸上一红，“其实没什么。噢，以前没见过你？”

“是啊，今天头一次上工，等王姑娘来。”

“她大概快来了……喂，你吃过早步没有？我请你吃肠粉吧。”说着她把手中的纸包摊在我面前，那白嫩的肠粉还

冒着热气呢。

正在这时，听到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清脆的声音，她扭头一指说：

“你要找的人来了。”

我一看，原来是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赶紧迎上去，走近了，发现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四五十岁的年纪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。囁囁着说：

“阿婶，我要找王姑娘……”

这话一出口，立刻听到背后那女孩嗤地一声笑了出来，浓妆的女人狠狠盯了她一眼，冷冷地说：

“我就是王姑娘，你是新来的工人吧？”

我正想回答，跟在她背后的、上唇留着一撇鬚的男子插进来：

“王姑娘是我们厂的老板，你不要乱叫。”

“是，王老板，我应该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叫我王姑娘就行了，这位是管工，”她指指一撇鬚，
“他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”

说着笃笃笃地走进经理室去了。

事后我埋怨那女孩没有介绍清楚，使我一见面就闹了笑话，她俏皮地说：

“懵仔，我怎知你会叫她阿婶？”

“那样老了还叫姑娘，你应该称BB女了。”

“好啊，你就叫我BB女吧。”她竟然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不过，人们都叫她珍宝珠。我不知她是否有意作弄和嘲笑，心里不大自在。再看她烫了满头卷髮，穿着低胸的新潮衫，脖子上挂了串假珍珠。我猜她不过十七八岁吧？这一打

扮，使原本清秀的面目充满了俗气。而且一双大眼睛毫无顾忌地盯着人看，我总感到不是味道，偏偏管工又把我安排在她的旁边做事。头几天，由于我是新手，不熟练，握着电烙铁的手颤颤的，要焊接的收音机零件又细小，所以做得很慢，面前的工件总是堆积如山。坐在下手的珍宝珠不断催促我快些，再快些，因为她没东西做了，常常要放下电烙铁等我。本来就紧张的，被她一催，我更显得手忙脚乱，一不小心，烧得通红的电烙铁吱一声烫到手指，冒出一缕淡淡的轻烟。我痛得嘶嘶吸气，而她却忍不住掩着咀笑。我觉得受到羞辱，瞪了她一眼，心里骂道：

“笑什么？都是你，象催命鬼一样！”

她看到我发怒的目光，伸伸舌头，收住笑容，不再催了。趁管工不在，掏出话梅、陈皮之类放在口中悠闲地嚼着，还分给周围的女工们，而且东拉西扯地谈起来。无非是报刊上的娱乐新闻：某明星又买了新车别墅，某小生又跟谁拍拖同居，某艺员昨晚的发型服装真漂亮等等。这时珍宝珠特别活跃，声音也高，争着显示自己“知识”渊博，使我更感到心烦。她看我实在忙不过来，就教我怎样正确使用烙铁、焊条。怎样简化步骤，但偏是那时我更加慌乱，两手更不听使唤。她急了，冒出一句：

“咳！这么笨，读书读到那里去了？”

这话正触到我的痛处，忍不住发火：

“你聪明，也不会在这里做女工！”

她张大眼睛茫然地望着我，不知所措。我有点懊悔自己的卤莽，但在气头上转不过弯。我要求管工给我调换一个位置，到另一个工作台去了。

事情真奇怪。过几天，坐在隔壁的工友辞工不干了，来

顶替这个位置的竟然又是珍宝珠。我没有理她，只顾自己埋头做事。当然，我的技术仍然不够熟练，时时有工件积压。而她却不声不响地帮我拿去做了。当我们终于把面前的工件清理完时，我伸伸腰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感激地望了她一眼。而她也刚好抬起黑亮的大眼睛，微微一笑。她看我满头大汗，从小手袋中抽出一件浅绿的纸巾递过来。我接过抹抹脸上的汗水，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沁入心中……

相处久了，才知她原名郑宝珠，因为喜欢小孩吃的珍宝珠糖，而且常常一边吮着一边唱起电视里的广告歌，所以大家就干脆叫她珍宝珠了。她读小学时父母相继去世，由亲戚收养，很早就出来做工。她爱笑，爱吃零食，也爱帮工友做事，谁叫她做什么，差不多都答应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珍宝珠是傻猪。”她也笑嘻嘻地讲：“是，珍宝珠是傻猪，我是傻猪。”似乎这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。在紧张而烦闷的工作中，她的青春活力和娇憨话语往往带来愉快的笑声。也因此，王姑娘和管工一撇鬚对她特别“关注”。一撇鬚见到工人在吃零食，嘻嘻哈哈说笑，总是扯起沙哑的嗓子高叫：

“珍宝珠，你又吃东西！”

“珍宝珠，你又讲话！”

这差不多成了她的口头禅。一次，她因身体不舒服，积压了一些工件，正在低头赶做，谁知一撇鬚见到大家在说笑，就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大喝一声：

“宝珠，你在讲什么？”

她吓了一跳，惶惑地抬起头问：

“啊？你要我讲什么？”顿时引起哄堂大笑。

这么一撇鬚是女老板的忠实马仔，而且据说和她还有一手。他对宝珠早就垂涎，常借故找她说话，一边抚着自己的

小鬍鬚，一边眯缝细眼，在她全身上下扫来扫去，象要透过衣服看到里面的胴体……有天下午，我在工厂洗手间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：

“老兄，最近你脸色不大好，要补一补身体啊！喂，那个女仔怎样？满意吧？”不知是谁的怪声。

“咳，别提了，这条鱼不上钩呢。”沙哑的声音回答。

“看她傻傻的，还能逃过你的手心？”

“你不知道啦，她不是傻猪，是一条滑溜溜的鳝鱼，几次被她脱网溜掉了……”

“嗯，这样吧，我帮你约她出来看电影，接下去看你的本领了……怎么样？够朋友吧？哈哈……”

当时我只感到极端厌恶，忙走开了，没有意识到是指谁。放工时，有个油滑的男工来约珍宝珠晚上看电影，她毫不考虑立即答应了。我猛然记起在洗手间听到的那段对话，赶紧把她听到一边，说：

“宝珍，你今晚千万莫同他们去看电影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不解地看着我。

我把听到的话转告她，她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怕什么哟？看一场电影也那样紧张？”

“他们约好要骗你，算计你的！”

“那么，你陪我一起去吧？”

“我？”我料不到她会有这样的提议，“我不愿跟那些人在一起。”

“你自己不请我去看电影，别人请我，你又不让我去。”

“你……嗨！我完全是为你好，不听就算了……”我真气她完全不识好人心，似乎还怀疑我另有什么意思。

“放心吧，你以为我真是BB女吗？拜拜！”她向我挥挥手，笑一笑，飘然走了。

那天晚上我坐卧不安，担心她出什么事。也许我应该跟她一起去，那些人就敢对她有越轨的行为；或者就坚决阻企她去！毕竟她还是一个心地不坏的女孩子，只是贪玩，爱慕虚荣，天真一些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我快快赶到厂里，焦急地等她来，左等右等，偏偏她姗姗来迟。我心中象有十五个吊桶——七上八下。直到开工的电铃响了，她才匆匆忙忙赶到。见了我，不待我开口，就低声然而兴奋地说：

“你以为他们对我怎样了？哼，他们一个个都听我的话，不但请我看电影，散场后还请我吃宵夜……”

看她那种眉飞色舞的得意样子，象有一桶冷水从我头上浇下来。我真是狗咬老鼠——多管闲事了。

这以后见她经常和一撇鬚一道进进出出，甚至上夜总会、去“的士够格”跳舞。有时她穿着油光发亮的“油脂装”到厂里，在休息时间扭腰撅屁股地跳给大家看。还故意在我面前转几圈，问我跳得好不好？我实在看不顺眼，问她：

“宝珠，你觉得这样真快乐吗？”

“当然咯！整日做工，不跳跳唱唱，闷都闷死人！”

“你应该想想自己的前途，不要把青春浪费在玩乐上面……”我想尽自己最后的责任。

“赫！年青时不玩乐，到老了要玩都没力气了。”

“我劝你还是趁年青时多读点书，学点有用的知识，做点有益的事情。”

“读书？你叫我读书？”她感到很惊奇，“有什么用

呵？你读到中学毕业，还不是同我一样做工？”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每次劝她，受气的总是我，干脆不管她了。

几个月后，有一次放工，我和她落在最后一起走。天气闷热而阴沉，象要下雨。我的心也很沉闷，两人默默走一段路，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出奇地冷漠：

“我准备要结婚了。”

半空里轰隆隆一个雷声滚过。我停住脚步，望着她：

“这么快！跟谁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的”她也站住，低低地垂下头。

“你真的很中意他吗？”

“现在不中意也没办法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紧盯着她问，她脸色苍白，下意识地用手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我才留意到她的肚子微微凸起，恍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我心里真象是打翻了五味瓶，不知什么滋味，一种很复杂的理不出头绪的感觉在胸中起伏翻滚着。豆大的雨点开始噼噼拍拍地落下来，我和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……

“宝珠——死人！下雨了，还不快走？”一个粹野的声音从街口传过来，接着一撇鬚出现了，看到我，怀疑地上下打量了一番：

“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讲几句话嘛！”我硬硬地顶他。

“跟你说，她是我老婆，你不要再打什么主意！”他接着拉住珍宝珠的手：“走啊，雨越下越大了。”

“急什么？我自己会走的！”她甩脱他的手，理理头发。

“叫你走你就走，还等什么？”他粗暴地伸手抓她的领口，却拉断了挂在她脖子上的假珍珠项链，那白色的小珠儿撒了一地，滴溜溜地滚进污浊的泥水中去了。

她跟他走了几步，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我见她脸上不知是流着雨水还是泪水……

现在他们要通过合法的手续连在一起了，她会不会有幸福呢？我只是悲哀地感觉到，这红色的结婚请帖，似乎是一张判决书，对珍宝珠的命运作了令人痛心的判决。

（选自《海洋文艺》一九七九年第六卷第九期）

金蛇狂舞夜

东 瑞

金安从玻璃柜台前的旋转园凳欠起身子，和柜台后的人打了个招呼，便向门口走去。

尽管那块东西塞入裤腰暗袋的时候距现在还不到一分钟，但这时节，谁敢担保每一分钟都没有危险？于是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伸进西装的右下袋，往那地方一触，沉甸甸的东西还在，心也就放下了一大半。不过心脏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快了，不管他怎样努力装着镇定，都没有办法。总觉得似乎街上的人都在向他虎视眈眈，而左右身后也有人埋伏，顷刻间就要向他扑来。不知怎的，手足都有点儿冷了，一个强烈的意识闪电般袭进他脑里：他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！

现在迫不及待的是过马路，赶快离开这引人注目之地。他眼观两边，觑准路上汽车来不及压到他，便皮球般一弹，人很快飞弹到对面的人行道上。这当中，手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暗袋，——不错，沉甸甸的东西还在。

世上的事怎么那样凑巧呢？金安才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立定，就听到后面呼声大作，一个西装笔挺的人，正和一个穿牛仔裤的人扭撕成一团，似乎在争夺着什么；那波士模样的人大叫：“打劫——”；一忽儿，那长发青年终于把持公文包

的人推倒，抢到了那皮包，一脚踏过栏杆，一跳就跳上街旁早就等候接应的摩托车，前面死党迅速开走；这当儿，从远处跑来两个穿制服的人，只向上空开了两枪，掏出笔来在小本子上抄下车牌号码。摩托车可早就绝尘而去了。

金安挤在围观的人群中，看得双眼发直；手呢，一直按着腰部裤袋里那块硬物。心想：还是快在这危险之地脱身为妙！他跳上一辆‘的士’，惊魂甫定，却又不免对那的士司机怀有几分戒心。怎么？连今天的司机也贼头贼眼，表情十分古怪和危险！他又不期然地把腰部那沉甸甸的硬物摸了一下。

到了家所在大厦。下车。汗珠儿已从他的额头上大粒大粒地渗出来了。金安很清楚地记得去年一次赛马，他进投注处，将差不多半个月的薪水去搏一场Q的‘全步’时，手儿的颤抖也没现在心儿颤抖得厉害。而在投注站内听赛马过程的广播，紧张得额上全湿了，但显然也没这次冷汗冒出的量多。那次爆了一次大冷，一场连赢位扣除本钱他就赢了几乎两千元。这次呢？他也许可以赚得比那次还多。

电梯没人。好不容易按了家的门铃。现在连掏锁匙开门都嫌慢了！妻来开门。“快！快！”金安等的不耐烦了。瞧准后楼梯没人埋伏，他一闪就闪进门内。

“莉容，”金安满头大汗，一手将腰部的硬物掏将出来：“为了它，直吓得我一路上出冷汗！”

一条沉甸甸，黄灿灿的长方形金条躺在已经裂了皮的沙发上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五两。每两三千二百伍拾元。”

“嘿。看你怕成这样子。有什么好怕，你穿得一付烂仔模样，谁会相信你身上有金条？”莉容将金条握在手上：

“唉！我们总是跌眼镜！每两一千八时，嫌贵，不买；两千，两千四时都不买，现在三千二了才买，会不会高了一点？”

“不必再犹疑了。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楼价就是个例子！四年前一层九万，不买！现在他妈的起到四十九万，卖裤子都买不起……他妈的，你对打工那份工资还有幻想么？现在金市狂热，不杀赚点还有什么机会？……你还笑我害怕。告诉你，刚才从那金行出来，一个波士就在那金行外面被打劫！身上有金，就成了砧上肉，随时有可能任人宰割！这两天的报纸你没看么？一个匪徒打劫男子，连Rolex表都不在眼里了，专要金首饰！还有一个肥富婆，在电梯里被两个劫匪用尖刀威胁，富婆现钞不多，气坏了劫匪，为了加以“惩罚”，劫匪要在富婆身上见红，要她选择身上部位，富婆先是求情，不获同情，因为臀部肉厚，就指了指屁股。谁知富婆一开口，匪徒见猎心喜，马上对她施行了口部手术！”

“动口部手术？”

“富婆满口金牙，被匪徒用手加钳子，拔得一颗不剩。所以，莉容，你的那两颗金牙也得注意，出外时千万不要张嘴巴——不过，屁股肉和金牙，那点损失好一点呢？……”说到此，金安也胡涂了。

当晚金安因为有了金条关系，睡前，对金条藏在何处颇费了一番思量。莉容跟他提议了几个地方，他都认为不妥，担心有小偷潜入。

“你真是神经病！小偷长了翅膀，能飞进来不成？你说说看，小偷怎么进来？”

“水管。”金安指了指窗外。

莉容楞了一下。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忽然忆起看过的一段新闻：一个色胆包天的劫匪，半夜从高楼大厦墙外的长水管攀上，爬进一位少女的睡房，不但抢了钱，还把少女污辱了。在当时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新闻哩。她这下对丈夫的担心可没有话说了。

金安决定还是藏在身边较安全。他第一次不换上睡裤。仍然从妻手上接过那金条，装进自己西裤腰部暗袋里。看窗外，天已黑下来。吃饭、入浴之后，他感到全身疲倦极了。就走进房里，躺了下来。穿的还是那条藏有金条的西裤。

躺在床上，金安的手保持着按摸腰部的姿势。硬硬的还在。这给他许多欣慰。“硬硬的还在”这个字眼金安是十分欣赏的。记得那是多年前读鲁迅小说《药》的时候。其中讲华老栓黎明前为医小栓的肺病，出外买人血馒头，将钱放入怀中，担心铜板遗失，就用手去按那钱。当时就用了“硬硬的还在”这样的字眼。这字眼给他多么深刻的印象，以至现在他多次地做起这些动作来了。

硬硬的还在，这意味着有了希望。金安盘算着，如今金价不断地涨，当涨破四千多元、一两可以赚一千元左右时，他就可以将五两金马上抛售。五两就可以净赚五千元。五千元中拿一千元对“三宝”进行大包围，中他一次三宝。冷三宝派彩起码有一万到两万元。中了的话，再全部买金，两万元可以买六两，又可赚六千，再用其中一部分赌马，又来一两万……这样反复循环，可能不必半年，一层三四十万的洋楼便会飞来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房好似灌满了密糖，甜丝丝，又暖洋洋的——无法抑制住，眼睛虽然闭着，咀角却裂开了，笑出声来。

莉容刚躺在他身旁，就听到这笑声。她以为丈夫早就睡

熟了；觉得奇怪，就转侧身体仔细观察他一下。夫丈可真的睡得很熟呀！他一定是在做梦吧！瞧他那付怪样子：咀歪歪地笑，好象中了痉挛；被没盖好，肚皮整个“露天”，而一手死死按住腰部那金条。这样子不受凉才怪——明天行情利好的话，还要靠他出马呢。

莉容伸手把从旁边给他盖好。不料，一不小心，冰冷的手触到金安的肚皮上去。

“打——劫——呀！”金安突然狂呼，整个身体如着了弹簧，一跃而起。一时间只见他头额上全是冷汗！他双眼大瞪，莉容见了十分害怕。

“开什么玩笑呀，你！”金安醒过来。

“我帮你盖好被嘛。”

第二天，打电话到金行：“请问九九金什么价？”

“四千二。”对方毫不含糊。

“容，四千二。”金安兴奋地对老婆说：“我看还会涨，我们不要急着抛。”金安突然改变了主意，那是因为他最近十分注意国际局势。眼下世界相当混乱，金价走势已失去依据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，……金安认为金涨破一千美元绝对没问题。何不再等几天看情况？

“我看还是赶快抛为妙！”莉容说：“你不要贪心。照我看现在破了四千大关已相当危险了。万一突然跌它一两千块，那时可别哭爹叫娘的。”

“万一明天再涨，你就将后悔不及。”

夫妻争执了好一阵子。终于是金安听了老婆的，决定卖，钱先把它赚来再说。

说干就干，金安的速度倒也是相当惊人的。只是来回半个钟头工夫，他就完成了一单在他来说是不大不小的买卖。

扣除掉贴水，他细算了一下，每两赚了九百十几元。五两一手就是四千多元。他妈的打工哪有办法赚得这么快呀！

当天，金安马上又上街，买了好久以来就想买的收音机，做了一套西装。之后，他又打电话给几个朋友，劝朋友有钱应该赶快买金；路上逢人，不怕才是半熟的，都口沫横飞地大谈其“黄金美梦”，语言中并暗示自己大有斩获，正是初尝甜头。

他美美地睡了一觉。最近以来，要数今晚是睡得最安稳的一夜。睡前免不了收听新闻，小匣子早降级给孩子做玩具了，现在旁边放着的是刚买的那架两用机，传出来的声音是——

“到今天为止，一个月来港九被打劫的金行就有四十九间、损失总值一千万！”

“世界黄金量，半成口中镶；牙齿当金使，只缘价暴涨！”

……金安在胧胧朦朦中，仿佛听到澳门赛狗结果和派彩的。的士高音乐。本港新闻：两个孤老无靠的老人在天寒地冰之下僵毙于街头。接着是空中话剧。一男一女在肉麻地打情骂俏。……时间好象过了很久。他清楚地听到收音机传来：

“本港九九金今天开市价为四千捌百元，比昨天收市价暴涨六百元。”

他醒转来。是第二天早晨了。他又再听了一次金价报告。绝对没有错，他妈的，都给老婆害了，要是昨天不急着卖，岂不是可以多赚三千多元。真是妇人之见！

“后悔了吧？”他对莉容说。又想了一会，看来金价是直线上升，破一千美元已在望。趁这时再买入。狠狠再赚它